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隱園藏稿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王汝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石隱園藏稿卷六

明 畢自嚴 撰

疏二

起大司農初辭疏

奏為驚聞綸命自揣難勝懇祈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
分以重邦計事伏念臣一介草茅四朝封菲智能原屬
短淺年力亦已衰遲服官雖竭蹶弗辭而疎拙盡露立

志雖孤忠自許而瘼曠實多憶丙寅歲臣待罪留計維
時逆璫擅權搜括天下帑藏一日內守備太監劉敬楊
國瑞詣臣私寓以南京太僕寺牧馬草場變價事傳逆
璫意令臣為之臣以職掌弗關迎合可恥堅辭不任且
國瑞為逆璫乾子每有文移向部索取年例錢糧魚鮓
殊甚臣義不受辱適值水土不服脾胃作惡積勞頓發
痰火為祟遂請老以歸恭遇聖明御極剪除逆璫海宇
無不快心臣愚亦為吐氣即終卧丘壑有餘榮矣豈意

誤蒙聖恩再起今職實出臣夢想之外天高地厚臣亦
何惜捐糜頂踵以圖報稱但臣前任留計雖亦錢穀是
司然出納有限而案牘亦稀臣猶以衰病自免至於戶
部總統中邦之賦百需仰給艱繁十倍南部矧也兵氛
未靖於東西民力已窮於輸輓欲蠲徵而九邊之呼庾
足慮欲措餉而百姓之剝肉堪嗟此其為任非大有才
望卓有經濟之臣未易勝其任而愉快者如臣形軀體
憊識闇才綿寧有病不勝南而顧可勝北者乎黥技易

盡恐孤北極之恩薦足難前何補東隅之失臣私心實
慙慙焉與其既事而捉襟見肘致誤軍國之計孰若未
事而量力度德以讓弘碩之人臣於此時真有萬萬不
敢肩承者謹披寸衷灑疏控辭伏祈皇上鑒臣情出真
懇語非矯飾收回成命容臣仍前休致另簡賢能以充
厥任庶臣愚可免於負乘而邦計不至於匱乏微臣之
幸亦邦計之幸也奉旨卿敬慎端亮輿望久孚司農重
任特茲簡畀宜速來赴任不准辭

中途再辭疏

奏為遵命星馳中途患病再懇天恩俯准休致以保餘
生以充國計事為照國儲告匱上煩君父之焦勞與命
重中寧容臣子之佚豫蓋召不俟駕臣夙受教於聖門
矣既控辭而不獲爰竭蹙以遄征隨於七月中旬馬首
北指冒暑戒行靡顧三伏未盡戴星疾趨罔辭百里兼
程滿擬旦夕履任拮据軍實於以上報主恩下供臣職
實臣愚之上願而大幸也不意行至河間地方夙疾陡

發痰涎壅盛咳嗽幾無停聲瀉痢交作飲啖亦復中格
偃蹇牀褥委頓難支然後知臣真衰真病譬之老馬罷
牛其不可施於羈勒鞭策審矣簡書在目誠內顧以懷
驚膏盲在躬欲力疾而弗克似此衰憊潦倒之軀夫豈
任重道遠之具療官溺職弗卜可知誠不若引身而退
調攝殘年以自附於不能者止之義猶庶幾不至於自
誤而並以誤國也跼地無以自容呼天殊非得已懇祈
聖恩寬臣斧鉞放臣草莽別選賢才以經國用則重任

不苦於虛擁而微臣得逭於覆餗矣奉旨司農國計所
關邊疆多事需賴正急卿既抵近畿著即速來到任料
理不必遜辭

寧遠兵變待罪疏

奏為寧遠兵變臣弟隕生有負國恩無辭溺職謹束躬
待罪恭請罷斥以伸國法以遂下情事臣同胞弟自肅
少臣十有一歲幼年臣父令之從臣肄業恩義尤篤嗣
濫竽一第初令定興頗著能聲壬戌行取祇以臣承乏

督餉侍郎三品子弟例須迴避不與考選止授禮部主事丙寅寧前兵備員缺人多裹足輒以臣弟推補臣弟義不辭難適值淋雨寧城盡圯至即大修以為守計數月之間鬚髮皓然丁卯寧錦有警臣弟協同撫臣袁崇煥竭慶捍禦効有微勞事後加銜太僕少卿今春荷蒙聖恩擢陞遼東巡撫天高地厚矢志捐糜時臣卧疴里居家信往來勸以潔已奉公殫忠報國少樹尺寸以答聖明而耀門庭臣弟唯唯撫遼六閱月選將練兵大都

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將統遼兵不尚張皇第求實著而已五月再警臣弟先期收斂堅壁清野固守以待既不浪戰以遼軍實亦不征調以疲物力所全實多逮敵既退遂督主客官兵磚砌錦州匝月報竣又石築杏山城垣亦完分兵駐守藩籬既固仍遣覺華遊擊張斌良水師出沒三岔屢有捷獲安插降丁於大興堡沙河堡聚族而居異城而守此皆彰明在人耳目者也惟是名位卑微物望輕淺軍前百需呼號不應天下無不倒之營

馬迺一請馬價而太僕寺馭之兵部司屬又馭之叩閤
請餉之疏自五月來不啻舌敝唇焦淚盡成血雖屢厘
明旨催發而他人視之蔑如也當六月間外解不繼固
難投醪而挾纊逮七月初外解漸充又將那東以補西
豈非臣弟之厄數當畢命於此日乎各邊舊餉亦有遲
至十餘月者然其兵則土著也其所靠不專在戶部年
例仍有民糧屯糧在也即所欠亦係歷年壓支相延日
久非真數月無餉也若遼則異是矣以烏合蟻聚之人

當米珠薪桂之地枕戈以待大敵從來如奉驕子四月
無餉人何以堪語云飢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匿
帖屢傳兵心大變宜足異哉臣弟賦性剛果遭變之始
因見體統凌夷冠履倒置急奪刀自裁既不得死忿氣
填胸隨即昏暈以後時有清醒旋又昏暈事定授意草
疏以報皇上席藁待罪餘官皆獲無恙臣弟竟至不起
此臣弟墮生之始末也說者曰借口索餉或有別情夫
緣索餉而變生及得餉而事解自足為岑聞職方司山

海小報云撫院衙門什物文卷被毀搶出散碎銀二三
百兩則臣弟之原無厚積可知也說者又曰善馭兵者
能使親上死長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何至操戈相
向言及此則臣弟撫馭乖方調停失宜之罪自無所逃
臣又不能為臣弟諱而願為臣弟甘罪者也臣本山澤
之癯原無榮進之念一旦遭逢聖明非常知遇起臣田
間授以重任自揣不勝而疏控辭未奉俞允無敢偃蹇
家園是用星馳就道甫入都門即聞此耗骨肉摧殘雁

行中斷連日痛哭肝腸寸裂緣臣訓誨無素禍中臣弟
臣弟保身無銜辱及封疆兼以罪人未得死不瞑目臣
實慚悼交集無地自容見今五內憤亂四大支離恨不
能與臣弟相尋於地下耳方今邊餉窘急司農一官實
關軍國命脈臣當衰朽摧毀之際豈能精心而料理矧
值家門僂辱之餘尤難覩顏而視事惟有束躬待罪乞
此餘生已爾臣初亦欲殫心竭力少報聖恩於萬一始
返初服而今方寸盡灰神銷骨立固萬萬有所不能矣

臣弟旅櫬漂泊二姪幼穉家口零丁萬狀可憫願祈皇
上俯賜矜允罷臣之官削臣之籍以為臣弟治軍無紀
奉職無狀之戒俾臣亦得收弟遺骸扶柩回籍撫養幼
姪以遂下情別選賢能以充厥任仍望勅令新任督師
務得倡亂渠魁付之三尺以雪臣弟之冤庶國法既伸
國計無悞臣一門生死均戴鴻慈無紀極矣奉旨寧遠
變出意外知卿至情東西交訐國計孔急還以國事為
重即出料理不必再陳

遼餉不敷疏

題為遼餉不敷濟急無奇懇祈聖明申飭務覈難項新
餉實數並求清覈虛冒實著以資飽騰以垂永賴事粵
自遼左發難以來三韓卧甲萬姓股膏司計苦於仰屋
黔首疲於抽絲亦既十年所矣延至今日索餉愈急措
餉愈艱至使飢兵跳梁撫鎮僇辱幾年來新復之遼疆
將有抝搖震動之勢亦岌岌乎殆哉臣以至愚極陋承
乏司計點金無策負乘為憂則講求足餉以自附於顧

犬補牢之義曷敢須臾緩也查省直正項雜項新餉每
歲入數約銀三百九十六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各關鎮
月餉馬乾并本色米豆草束及召買運價每歲出數約
銀五百二十一萬六千八百餘兩其出浮於入者實該
銀一百二十五萬二千五百餘兩而額外雜支援兵行
糧犒賞之費不與焉夫正項雜項新餉皆為遼左設也
今黔餉費至百萬島餉又費七八十萬以額設於遼者
而瓜分至此則遼餉之不敷宜矣今聖主焦勞於上百

執事憂勤於下凡可佐持籌而補廟謨者亦既章滿公
車臣部見在虛心酌覆未敢泄泄從事迺若臣所自靖
自獻者目前急著實未敢為新奇可喜之論恐言之而
難行徒病民而悞國終無當也亦未敢蹈因循玩愒之
習恐日緩一日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而不給者愈不
給也正項新餉歷年督催俱藉督餉御史為政半年有
截叅年終有舉劾旁繡威靈人情震懾不必再議更張
惟雜項新餉原創於本部尚書汪應蛟集議多中肯綮

然未有定額也覆議於本部尚書李宗延因未有定額
遂懸坐以額而未經繇撫按回奏亦無坐落州縣確數
是以至今有解不如數者有全不照管者夫雜項新餉
政用以佐正項之不敷奈何任其延捱坐誤軍需臣謹
臚列以請一為衛所屯田一為省直倉穀一為抽扣工
食一為優免丁糧一為房產稅契一為俸薪馬夫一為
典鋪抽稅一為鈔關稅銀一為撫按公費以上雜項新
餉九款本部原定額數甚多而各省直所解額數甚少

未免有名無實虛應故事是必仰賴天語叮嚀責成撫
按司道督率有司著實查覈如果原派稍浮不妨明白
聲說著為定例務限三月以裏具實造冊徑自奏報以
後每歲照例輸將如開報不實及逾期不報者容臣部
查叅則雜項新餉悉歸實著無托空言者矣此外仍有
續議新餉不列於雜項者則免覲之路費有司之雜支
是也至榆關內外及薊密永津各鎮月餉固有成額然
而將領占冒人言嘖嘖未必無因軍逃馬倒召補買補

動踰旬月又有曠銀當扣還官昨督師尚書袁崇煥於
召對時慨然以節省六十萬自許臣未嘗不擊節壯之
又未嘗不盱衡望之也即折色軍餉難頓減如許而海
運米豆孰非金錢招買但減省本折共得六十萬亦可
少紓臣部巧炊之苦矣又新餉應聽關門支用而薊密
永津新兵所費不下八十五萬從前邊徼重地何處無
兵祇緣東事張皇處處增兵增餉不舊兵是飭而新兵
是問就中實有當議裁節者以清理雜項開餉之源以

清汰虛冒節餉之流俾家喻而戶曉則耳目一新無慢
令而致期則精神自奮挈舊章而提醒堅乃心而振刷
庶可補葺遼餉於萬一乎區區蒞堯聊陳一得總之申
成說而非為勦襲窮搜括而非議加派務求實著少濟
空囊仰祈聖明採納申飭施行

舊餉告匱疏

題為舊餉告匱邊鎮呼庚乞賜申飭追徵原設民屯清
汰踰額營伍以足經費以救然眉事今天下不可謂無

事矣東而薊密一帶在在戒嚴西而宣大二鎮時時枕
戈至於山陝諸鎮叛服無常戰歎靡定無地不設重兵
無人不需月餉臣部沃焦徒急無米難炊目今羽檄頻
馳飛章疊至非以數月無糧見告即以效尤寧遠為憂
臣承乏司計不啻疾首腐心視事之初竭蹶諮諏敢抒
固陋仰佐持籌一曰覈民運之逋欠國初九邊主客兵
餉俱有各省民運以資供億後來間發京帑不過一時
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遠疆場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

為必不可少之物其視民運積逋漫不經心夫臣部舊
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祖
制額編乃任意延逋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
所解納億萬姓之所輸將非從天降地出與民運何異
奈何岐而視之也今後責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查叅
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瘠太甚者准照腹裏上疲州縣
預為題明量減分數其餘分別懲戒此後臣部先儘民
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儻逋欠仍前而叅疏不至異

日邊儲有誤疆場之臣難他諉其責矣一曰議屯糧之徵收祖制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官還充軍糧支放是即唐朝府兵營田寓兵於農之意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迨後年禩寢深有子孫瓜分其田者有貧窶轉鬻者有丁倒戶絕而埋沒無存者有田本饒確而荒蕪不治者不才武弁既視為乾沒之資姦猾軍旗又恣為延捱之計又或無災而稱災不遵納本色而告納折色每石多不過三

錢又且緩征逋負於是屯糧之設什不得五而祖制盡湮沒矣為今之計似當行委府佐官員加意查核有埋沒者則遡流而窮源有荒蕪者則設法以開墾清查完日地方撫按具實奏聞造冊報部定為額數除原經題准徵銀衛所照例追納外其餘仍舊徵收本色入倉非遇大荒不得輕議改折以饜姦貪之腹則屯糧漸復祖制之舊而邊餉亦稍助一二矣一曰嚴京邊之考成目今太倉如洗國家隱憂乃各省直京邊錢糧共止三百

四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兩而拖欠者每歲約至百萬臣部將何所賴以撐持乎固緣百姓物力有限既完新餉頓逋舊餉亦繇有司急新遺舊若曰是可緩圖云爾至於考成之例止于薄罰降級玩愒易起今後臣部查有拖欠獨多者特糾一二從重降調昔年尚書李宗延一疏叅知府十許人俱削職為民是年歲入頓增一百八十萬此其驗也今度支之困極矣出入之數相懸生財之數已盡所恃九邊續命者止此維正之供而積

玩成習非惕以功名之路不可也一曰汰踰額之營制
先年各邊鎮俱有一定兵馬一定糧料名曰經制如田
之有畔不得踰越逮後督撫條議陸續添設總為固圉
防邊言亦鑿鑿可聽然兵日增而餉日益後遂至於不
可繼矣仰借明旨申飭責成督撫虛心酌議昔何以減
而有餘今何以增而不足度其緩急設法裁汰以歸經
制斯亦今日清餉之急務也蓋今日軍餉別無生之一
法止有節之一法額外節得一分則額內留得一分矣

總之清理民屯稽核京邊直還以軍餉之所固有而考覈經制澄汰兵食實祛其邊鎮之所本無雖平平而無奇實鯁鯁而過計冀惟聖明採納施行

遼變原因缺餉疏

奏為遼變原因缺餉互訐漸至失實謹備陳兵餉完欠之數以祈聖鑒以俟會議事頃寧遠四月無餉川湖諸兵怨憤狂逞僇辱撫鎮及文武各官署部侍郎王家楨具疏請罪管餉郎中王楫抗疏相訐一時缺餉致變情

形昭然在人耳目祇緣王揖有封閉四十萬之叅而家
楨不服也家楨奏辯原未緩應而王揖亦不服也頃奉
聖旨王家楨王揖互奏畢自肅節次請餉原奏科道官
叅論寧遠各奏并朱梅著該部會同九卿科道從公看
議限五日內具覆欽此竊念臣弟自肅承乏撫遼凡六
閱月真見遼左孤絕之地百物湧貴兼以遼兵烏合之
衆人情兇狡決難枵腹執父其請餉諸疏無月不有先
是三四五六等月共有六疏雖兼陳他事而請餉殊迫

又有錢糧清數揭帖發抄一次塘報帶催月餉一次請
餉書啟發抄一次而公移纍纍無論也至七月內復有
兵餉久絕及日夕告急二疏則情景倉皇辭氣激烈爰
爰乎有朝不謀夕之勢矣屢奉明旨火速湊發家楨漠
不動念初五六月時猶曰外解不繼也至七月初旬庫
積幾二十萬此時若發得一月之餉猶可以救臣弟之
死而所發止二萬至七月廿日以後此時已收庫者與
寄庫者近四十萬方於廿三日發銀九萬而兵變即在

此月之廿五日已無及矣聞變之後立發二十四萬然
何救於臣弟危亡之數哉計鼓譟時尚欠各項餉銀五
十三萬有奇而可謂無缺耶變後續發之餉果可杜禍
亂而救噬臍耶臺省諸臣督過撫鎮原是責成封疆之
大義督師行邊追究起釁自是綏靖邊徼之良策若遂
以此藉口原本缺餉兵變非緣缺餉臣有死不服也且
關外親莅目擊者莫督師巡關若矣乃關臣王曾圖疏
曰撫臣泣懇哀號幾於一字一血亦既奉有速發之旨

而司計者竟秦越視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而死
慢事之臣百口何能卸罪耶真可為此事之斷案矣近
督師袁崇煥約畧錢糧大局疏云不必多為掣肘只缺
四月之餉便足死一撫臣又豈非缺餉之左券哉臣里
居時而接臣弟手書謂少司農留新餉以充舊餉若有
意相苦者又望臣早到部臣弟竟不能待而臣亦竟不
能副其望軍餉久絕軍情大變呼籲辭窮坐以待斃豈
不哀哉臣極知本部匱乏措餉甚艱亦知西鄙跳梁留

餉以備設身處地臣非敢以此苛責家楨但亦宜相度
緩急量為接濟而卒不肯稍為注念臣弟一身一家性
命不足惜而使危疆震動國體大傷誰任其咎且屢疏
以為原未缺餉以新增每月二萬為未定之數以變後
續發三十三萬為實給之數萬一聖明震怒真謂月餉
未缺亂辭自招雷霆斧鉞之下臣家門將為齏粉矣家
楨與臣為同僚臣初原不欲言恐傷雅道惟是事久不
決辯議紛紜臣若畏禍緘口不一剖析使臣弟既隕其

身又隕其名何繇瞑目且今天下謂臣薄於兄弟之誼
上何能抗顏朝端下何能歸見宗族乎至於臣弟請餉
無術督工過急調停寡策信任失人臣亦不敢曲護其
短伏願皇上允臣前請將臣罷斥譴謫以代弟罪以謝
家楨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目今九卿科道會議
臣分當杜門避嫌謹抄錄臣弟屢次疏揭與原奉明旨
送會議處恭聽查勘用是備陳顛末開具關外兵餉完
欠細數仰祈聖明照察并賜會議以雪家門覆盆之冤

以釋臣弟夜臺之恨奉旨該部一併會議具奏

覆議屯田疏

題為遵奉明旨議修屯政事屯政一事臺省諸臣各據所見備極苦心臣部既集衆論仰達宸聰復奉明旨下部清楚議奏以便考成竊仰皇上求寧觀成至意孜孜乎責望之殷也夫屯田之名一而屯田之實四有舊屯有新屯有兵屯有商屯其原委各異其竅會亦殊臣謹遵清楚畫一之旨採先後借箸之議不作非常可喜之

論聊為補偏救弊之術敢臚列如左所謂舊屯者祖制設立衛所授軍之屯田是也沿邊諸鎮衛所軍餘受田屯種以養本鎮之軍各省直衛所俱有額設屯田例亦如之目今徵本折以充餉據完欠以查叅邊腹皆然屯田亦未盡廢也惟是年月寢久桑滄變易大非其古矣國初軍屯甚布星列徵發則取諸額軍而足無召募也月餉亦取諸屯田而足無年例也年例自正統十二年始予遼東十萬宣府十五萬耳嘉靖末年增八十萬今

遂至三百餘萬而遼黔東江之餉不與焉則靡費極矣
盡亦返而求其本乎各軍原受屯田有見在承種者有
已經荒蕪者亦有霸占於強梁而典賣於他姓者甲乙
混冒荒熟絲棼沃衍浸蝕於豪貴已沒世不能復甦脫
宣力於罷卒又黻瘵無以應今須稽查圖籍明正界址
甚則履畝丈量兼許自首免罪如果用力開墾及曾受
有價值但能照例輸糧即聽承佃管業倘其錮蔽不醒
吞併如昨許人據實許告俟查明日奪田還官仍正以

罪奚不可者若其軍竄伍虛清勾不至入或軍戶單弱承種不前所遺屯田悉招軍餘頂佃彼既貪屯之利即當應軍之差則尺寸皆王土而屯種有基矣至於徵收之法則慎管屯之選而無使貪弁借潤於脂膏嚴輸納之限而責成府佐俾覈其逋負雨暘稍愆不許藉口儆恩於改折出納有程不使奸猾混淆於兌支仍須申飭撫道加意清查平時按季而赴比年終照例以查叅俾衛官畏切膚而盡職旗軍竭胼胝以終事即未能盡復

祖宗之舊而屯政庶幾其修明矣所謂新屯者省直地方所墾拋荒之田地是也今天下淮潁燕趙齊魯秦晉楚豫之間荒田不少此日黃茅萑葦之區皆昔年錢鏐銍艾之地安在其不可耕稼也者無奈蚩蚩小民難於慮始或有以牛力籽種力不能辦而中格者矣或有上惕於功令之起科下憚於比壤之爭奪而自沮者矣合令各該州縣有司各丈其境內荒田分別上中下三等造冊申報無隱漏也無混淆也然後下召募之令毋論

東西南北軍民人等俱許任意受屋捐資開墾投遞認
狀官給繇帖牛力籽種力不贍者量給公家聽令秋收
償還此外或勸富民或招商賈設法開墾一聽其便俟
其墾田有效或旌其間或予冠帶比於漢世力田之科
以示激勸則人皆盡力南畝矣開墾之後俾令世世為
業即有貪且狡者不得借口舊產混相爭奪以攘其利
仍待三年之後方行起科寧緩毋急以示寬恤則新墾
自成永利矣此外喫緊得力尤在州縣有司勞來勸相

日省月試視官田如己田等國事於家事自當有濟不然借墾田之虛名徼薦剡之實利未幾而廢格未幾而荒蕪矣此年來前事之明鑒也所謂兵屯者營伍之間無事則力農有事則出戰如遼左之屯田是也兵法稱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又稱粟生而金死粟生境內金死境外其言若合符節今試以遼境生遼粟以遼粟供遼兵計之上也又試以遼屯足遼財以遼財寬天下郡國之財尤上之上也粵稽

往事如漢遑中之役罷騎兵留萬人田而軍需不煩大
農唐西川之役分營兵十二而轉粟不出卽雅世不乏
營平贊皇古今人庸距不相及哉今若卽兵卽農且耕
且戰俾擾鋤皆戈鋌而亞旅為偕作久之而京運可漸
減矣惟是禾稼未登慮敵騎之蹂躪秋成將熟虞盜糧
之潛齎如天啟七年遼左屯田未熟懼敵復至徑自刈
獲終歲勤勤竟成烏有大可惜也是當隨地築堡以收
保人民而田畦附近倣先臣郭登攬地龍一窠蜂等制

暗設機穽，倘敵躡入，墮罟獲中，數里立見糜爛。此則以兵衛農，出臺臣顧其國疏中之言，似鑿鑿可行者也。繇遼左而推之，九邊皆可借覃耜而具比耦，獲升斗以代鍾釜矣。所謂商屯者，洪永之間，用淮浙燕齊鹽課專給邊餉，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令商自貯於邊，計粟領引，為商賈者利其息之饒也。遂各不愛重資，招民墾土，自具牛種，自理阡陌，自築墩堡，塞上人煙稠密，士馬飽騰，殷富之風比於內地。實賴商屯之力，自輸金例開而

商賈撤業邊田之墾者荒矣邊民之耕者逃矣邊地米價翔湧一遇災荒即積錢如山積金如土而米無從出矣然則開中之一法固邊方之要著也近聞秦晉各邊多拘土民以納鹽糧號曰邊商如蹈湯火而邊商困矣淮揚之間又以浮課橫行官鹽壅滯年來大工搜括正供逋至百萬而內商困矣邊商既困於徼外內商復困於水次此鹽法之所以愈壞而邊供之所以愈虧也今欲追復祖制惟有優恤邊商及內商耳酌時估而定斗

頭無苛索也飭官攢而革常例無過求也杜兌支而禁
改折無假借也皆所以卹邊商也禁私販於產鹽之境
以清其源疏積引於行鹽之區以導其流而又嚴駁削
於董鹽之官以節其費皆所以卹內商也三商互為交
易行同流水俾持母權子者如立竿而見影則此輩鼓
舞爭先誰不負耒而趨塞下哉大都立法欲備行法欲
實在舊屯必核隱占而督逋負則積弊可除在新屯必
闢草萊而勤耕耘則美利自興在兵屯務令軍屯樂業

以為恢復之張本在商屯務期邊腹疏通以培巖疆之命脈庶可仰佐國計而漸致昇平矣

覆議鹽政疏

題為遵奉明旨議修鹽政事屯鹽表裏為萬世不易良法今當軍儲匱極諸臣章滿公車顧欲驅衆商而使易其田疇莫若疏鹽政而今自為嚮往則鹽筴因革之故與今日修舉之法有可得而言者查永樂間招商赴邊中引每引納米二斗五升即支鹽二百五十斤當是時內

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
息倍商樂轉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策至善也弘治間
改納折色而邊庾始乏迨後仍復本色而價騰數縮先
後諸臣皆追咎於改折之葉淇有自來矣舊例每引止
行正鹽而竈戶所煎餘鹽不許發賣立法頗峻後因餘
鹽積多私販難禁始議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
以稅之嘉靖元年議准各運司私餘引鹽俱令本處招
商納價解部太倉歲入百餘萬之鹽課即此項餘鹽之

銀而正鹽引價仍舊輸粟於邊至今未有異也先臣管
懷理曾有盡收餘鹽盡行開邊之議時不果行蓋納糧
中引者邊商納課行鹽者內商若令邊商行鹽於內令
內商輸粟於邊皆兩不便是以前議終寢然各邊鹽糧
之盈蝕每視內地鹽法之通塞如萬厯四十四年前部
臣李汝華查各邊鹽糧虧納二百三十餘萬石兩淮鹽
課缺解一百七十餘萬兩揆厥所繇皆因鹽法壅滯引
無售主商本虧折展轉逃徙以至於此雖輸粟之今日

下有掉臂去耳逮後選才增官設法疏理纔見流通旋復告困夫九邊鹽糧淮引居十之七兩浙長蘆河東共居十之三乃兩淮適逆璫矯旨搜括運庫八十餘萬鹽司苦無以應致那臣部之正課并掃邊商之庫價以益之加以大工等項增行浮引遂至正鹽壅滯而各邊正引無人承買是以鹽糧鹽課益復虧遁蓋鹽政大壞之秋而諸商困憊之際也失今不治必難救藥謹參酌利病條為八款請旨申飭一禁浮課祖制行鹽每引止二

百五斤入以七分為常行之鹽名曰常股以三分存留於場遇邊糧急缺而後開中名曰存積今不論常股存積俱已開中且一引之內既有正鹽又有餘鹽比之國初已增倍徙若再於額外增行浮引則正引自壅正引壅則邊內二商交困矣內商困而餘課不前其害中於太倉邊商困而鹽糧虧通其害中於九邊而淮因行浮引而壅兩浙因行票鹽而壅所當勅令巡鹽御史亟為禁革務遵祖制以行正引是探本澄源疏理鹽法之第

一義也一革兌支夫鹽糧之設原為白蝕不可以療飢所重在本色也乃今一切照驗止以官攢之倉鈔為據商人遂買軍糧之票以與官攢兌支在商樂于省入倉之費在軍樂于省出倉之費官攢則捫出入之會而巧漁其利焉倘人人兌支是本色徑可不設而邊地無妨就荒又安所稱屯鹽表裏也今後宜責成糧儲郎中務時時稽察但有官攢兌支者盡法究處軍人追糧一月商人罰糧一倍至因年穀不登遂欲改納折色愈非祖

制益壞鹽規所當亟為禁戢若其依法輸糧又當約束
官攢無令指勒使用如糧儲郎中因循不行覺察依阿
不能主持者臣部有聞特行叅奏庶本色重而屯墾有
期矣一給庫價稽查祖制商人輸粟於邊官給倉鹽二
百五十斤以酬其本名曰邊中海支後因邊商難於守候
遂將倉鈔轉賣與內商行鹽而內商不即承買故兩淮
設立庫價每引先給二錢五分速使回邊辦糧至用引
之時內商將應與邊商引價照數交還運庫餘銀找補

邊商立法甚善後因庫價竟入搜括項內以致窮商守候經年鹽糧逋負職此之故至於兩浙庫價每引二錢一分徵諸竈戶不煩設處不知何以亦復措給前據延綏邊商陳汝策等赴部控告已曾行文查給通未回報所當再為申飭以後邊商齎有完糧勘合并倉鈔到司運司即將庫價照數查給仍將給過日期并商名引數備造清冊送部如勘合投司而庫價不給責在運司如庫價已給而鹽糧不完責在糧儲聽臣部據實查叅庶

邊商不得藉口於庫價之不給而逋負邊糧也一定交易兩淮兩浙俱有庫價其長蘆河東則邊商自與內商交易若非運長優恤邊商力為主持未有不受內商抑勒之苦者且邊商資本有限必賣得本年引價始納得次年鹽糧如內商不即交易鹽糧何從辦納於是邊商有告退告減而規避不前者亦有本年鹽糧踰數年方行完納而逋負無算者合行巡鹽御史督令運司如遇邊商倉鈔到司內商即出見值承買若有抑勒短少即

懲以怠玩之罪務隨到隨收亦令造冊如前法庶可以
鼓邊商之樂趨而鹽糧亦易完矣一慎秤掣蓋鹽斤原
有定額多帶即如私鹽秤掣亦有定期頻掣即為弊政
然必選委廉明風力之官監臨驗視則賄賂不行而夾
帶可杜迺聞近日掣鹽之弊下官有托人居間而百計
營求者上官有私受竿牘而徇情委用者常例之濡染
不貲當場之斤重弗問秤掣祇循故事夾帶寧有底止
引鹽之壅弊亦坐此是在巡鹽御史執法秉公行文慎

選以清弊竇者也一禁私販夫行鹽地方止有此數私販行則官引壅此理勢所必然者今鹽徒充斥無處不聞而巡緝員役受賄通同甚且暗為窩頓代為遞送兇惡無藉之輩既糾衆操刃而人莫敢誰何官船糧艘之中亦恣意裝載而人莫得搜索長蘆淮揚之間此風尤盛往往蔽流而下至行鹽御史按臨比較不過扣各役工食作鹽斤銀兩而公事畢矣是惟督率正官勤比捕役務令披剔蠹無令漏網吞舟庶私販自絕官引可

通乎一重考成夫引中於邊鹽出於海而通商銷賣則州縣事也凡州縣之內無不各按戶口以派行鹽之額果能設法督銷則鹽課何至遲逋乃有司視為不急之務以致私販橫行引額不完往往而是鹽臣非不據實查叅臣部非不按例議處而罰者自罰陞者自陞亦何補於得失之數哉今後如鹽引不完已經住俸降俸者雖遇考滿不准給繇雖遇行取陞遷不准起送吏部亦不得徑與陞轉須俟銷引完日聽巡鹽御史具題開復

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一重運官各運司新舊鹽課歲入
不下一百五十餘萬軍需倚辦關係甚鉅就中釐奸剔
弊裕國通商總繇運使為政此非矚然不溜之操毅然
強幹之才未能勝其任而愉快者是理財尤以用人為
第一義也迺邇來銓法每於司鹺之長視為不急之官
率授暮齡倦客為投老脫駕之鄉即有賢者亦鮮優擢
人皆視為不屑至於運同運副運判等官各有分職亦
非閒散復與貲郎准貢為執母權子之地彼既藐焉樹

立人亦白眼相看甚非所以重鹽官而充國計也今後
運使務選壯年資淺廉能素著之官兩淮要地尤以甲
科賢者居之佐貳以下亦須正途出身俟有勞績一體
優轉則羣賢布列而庶政聿修在此舉也以上諸款多
諸臣之已言臣不憚再為敷宣間有諸臣所未言臣又
不嫌稍為推廣伏冀聖明採擇勅下臣部轉行鹽政衙
門著實舉行將見鹽法常通鹽商輻輳商人既借輸粟
以射鹽之利自不得不借墾田以便粟之儲屯鹽表裏

金史卷六
之良法其復見於今日矣

清查九邊軍餉疏

題為謹陳九邊軍餉之數并陳年來不足之因以答睿
命以便區處事臣於崇禎元年十月十一日恭遇文華
殿召對皇上因九邊軍餉不足面諭臣查昔年兵馬幾
何錢糧幾何今日兵馬錢糧幾何因何不足據實奏來
臣因備陳出入不敷之數皇上又命講求長策臣叩首
承旨而退竊仰皇上瑩精治理銳意邊防雖在瓊宮絳

闕之間而神遊九塞念軫三軍蓋未嘗頃刻忘也除遼
左新餉臣另疏披陳外其九邊舊餉臣查歷來案卷近
年猶可掇拾遠年多致淪毀大抵就中增減多寡之繇
無可考訂而數目則冊籍可尋臣心閱手披較前量後
竊見我祖宗朝養兵之制有官兵而無主客有民屯而
無年例自月糧增厚也而主餉費自徵調不常也而客
餉費自民屯廢弛也而京運費查國初洪永以來兵共
計七十九萬餘馬共計二十六萬餘年例止四十六萬

餘萬歷年間兵共計六十萬餘馬共計二十四萬餘年
例則增至二百七十八萬六千餘見今崇禎元年兵共
計五十八萬餘馬共計二十四萬餘年例又增至三百
二十七萬八千餘蓋兵馬之數日減而年例之數日增
大非祖宗之舊坐致供億之艱此有餘不足之大關鍵
也又嘗稽之典故詢之老成咸謂國家空匱之患已伏
於豐亨之時國初殷富遠莫及矣萬歷初年海內物力
饒裕民力寬舒邊腹俱有積貯諸司亦多蓋藏因茲富

庶之休頓開冗濫之漸有以兵而靡餉者有非兵而靡餉者京支冗費漸奢邊方濫觴益甚兼以征呼之費用過一百餘萬兩次征倭之費用過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鋪宮典禮之費用過三百六十餘萬兩節年添進買辦共用過五百餘萬兩延至泰昌天啟年間軍興孔棘日增月盛年例銀項歲多神祖時至六十萬京支銀項歲多神祖時至二十餘萬在昔累朝休養之餘猶有老庫可供搜

補今老庫竭矣有同庫可供借貸今同庫亦匱矣浸假
至於今日搜無可搜借無可借以不可繼者釀禍于異
日而以無復之者貽害於一朝不足之故誠非旦夕之
所致也至於每歲額設京邊太倉錢糧近年以黔餉題
留割去太倉二十四萬又以直省召買遼豆借動京邊
三十餘萬是以入數漸縮歷傳太倉四百萬者今僅三
百一十餘萬即事例之添補為數幾何出數漸奢歷傳
歲出三百萬者今至四百五十餘萬況額外之繁費尤

難枚舉出入之額相懸襟肘之形盡露曩時則壤之賦
海內以全力赴之今則加派遼餉暗損京邊非不鎮日
催攢而瘠土終難盡完各邊日日尾洩臣部日日壑填
即令點金亦窮況止有此數哉臣與同官司屬每每聚
族而謀冀幸得一長策少效持籌惟是今日公私交困
利孔盡矣如稅契缺俸鹽課等項昔為邊餉用者今以
雜項盡填遼海凡新餉設處之名目往往與舊餉相侵
誰復留有餘不盡以待今日之搜求者原額不敷終難

神運鬼輸揣時度勢咨訪輿論惟有節用一策為今日對症之藥約計節京支之浮費可助餉者十一節邊鎮之冒濫可省餉者十五在京支如京營內供召買等項有浮溢往例者容臣執奏裁省聖明在上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當不作差殊觀也在邊鎮惟有勅令督撫自為綜覈其有因事設兵事已而未罷者亟行清汰又如各邊客兵原供不時征調之用比歲征調稀闊而仍循例請餉是不可量議裁節乎所願中外在事諸臣同軫國

卹共濟時艱漸塞漏卮之竇頓反量入之經又舉民屯
兩政次第而修明之國計其有瘳乎臣謹約畧兵馬錢
糧大數并詳陳不足之情開具揭帖進呈御覽伏惟聖
明澄謦幸甚

清查遼左軍餉疏

題為通查遼左缺餉之因畧陳兵馬可裁之狀仰祈聖
鑒用備永圖事除九邊舊餉另疏披陳外迺若遼左兵
馬徵調四出頭緒絲紛不可以額數計也自天啟二年

始有冊報部大約除班軍外額設官兵多不過十一萬有奇馬騾多不滿四萬上下每年月餉等銀二百六十餘萬即時有增損亦無大懸絕今則日益不同矣總計關內外官兵一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五員名馬騾二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匹頭每歲月餉所費近三百萬加以海運抬買運價用銀一百三十餘萬薊密永津新兵月餉用銀九十五萬一千三百餘兩共該用新餉五百二十餘萬此出數漸多之因也以加派論昔年額派省

直新餉五百二萬二千九百餘兩年來蠲免留用實減
新餉銀二百二萬九千一百餘兩而所存加派新餉遂
不滿三百萬之數矣以雜項論天啟二年原坐派銀二
百八十餘萬而省直承認者僅及其半按年題留銀二
十七萬三千二百兩每歲所入雜項僅六十餘萬加以
新增鹽課及鑄息等項大約近三十萬合之猶不滿九
十萬之數總計加派新餉雜項新餉僅得銀三百九十
萬此入額漸少之因也年來水旱不時加派不無逋欠

搜括頻仍雜項亦復虛懸固宜積至今日遂成不可支
持之世界矣臣晝夜圖維為目前計止有速催外解補
完缺餉以安兵心以便裁汰之一法為長久計止有縮
兵就餉劑餉蓄兵寧使餉贏於兵毋使兵贏於餉之一
法此外而欲神運鬼輸無米巧炊臣萬萬不能也目今
督師袁崇煥總督喻安性薊撫王應豸皆矢銳意清查
諒必大有裁節以副宵旰之念無俟臣贅一詞者也此
外若真定恒山營之新兵河南磁州營之新兵山東東

充營之新兵非戰非守止備應援然亦久不徵調矣先是臣部一再請裁而當事者徒以難於解散為辭夫庫藏如此其匱乏也榆關如此其疾呼也皇上如此其焦勞也恐諸臣亦不得堅執前說虛糜耗費無底止矣夫逃亡事故何時無之若使缺伍不補則亦可以漸銷此一策也新兵固宜清汰舊營亦當整飭若使舊營缺額即將新兵補伍是亦一策也第患奉行之不力耳臣以驚鈍誤叨任使又蒙皇上臨軒俯詢故竭其狂瞽如此

然亦豈敢自謂長策哉謹將數年關門餉額增減數目及加派雜項銀兩免留項款開列奏聞庶見臣部鉅蠹之罄原非無因而諸臣裁汰之思定不容緩矣

申飭差規疏

題為申飭差規以杜奔競之風並講求節省以佐理財之議事竊照國家之在今日軍興孔棘財用不贍致厯聖明宵旰靡遑臣至不才承乏度支督率司屬百員中外五十餘差共為分理責成譬之一家之中臣其家督

而司官其亞旅也若告窳不飭之率作於平時紛拏漸臻致決裂於一旦則臣之罪大矣臣部司官才品原不同科途轍亦非一致器使均難偏廢部務實有成規惟是獎恬抑競臣部先後申飭備矣無奈人情趨濃避淡申飭未幾旋且馳騫而跳越焉非任情陳乞則轉託關說此官箴之大玷而有道所羞稱也始於覬覦終於搶攘甚且以流謫玷堂官廉隅之謂何能無令人廩廩乎臣自受事厯稽成憲一切司屬差委查照俸序悉稟至

公刻立差單俾承行該司按俸請差仍列十三司掌印姓名於後以次畫押與衆共之則臣雖欲私芘一人而不可得各官雖欲踰躐一人亦不可得將自息其奔競之心矣迨受差後各宜冰蘖自將漏卮是防一意汰冗黜浮積少成多庶幾補緝軍國一二匪令股商剝解為清朝作聚斂之臣要在砥躬簡下為國家杜虛冒之端年來京邊軍餉入不當出中外皇皇匡濟靡術既無財源可開惟有節流一法但能視國如家留心節省則纖

毫涓埃之積何遽不為泰山滄海之助哉及查署部差
規疏內有倉庫羨餘搜括之名不宜競一款遂使各差
司官皆以羨餘為戒禁不敢報果爾則公家自有之贏
餘祇以飽私營者之囊橐究令苦心綜覈執法勞怨之
人將與悠悠乾沒者同類而共視之果於國計官箴有
當否蓋均一羨餘也用以希恩固寵則不可有用以急
公營職則不可無在巧偽者虛開捏報類捕風而捉影
則不宜有在清謹者銖積寸累累充庾而貯庫則不宜

無此不可不辨也且如內外諸倉一粒一勺皆民脂膏兼以漕艘轉運之艱官旗輸賠之苦縱有斗頭附餘量槩掃積均宜作正支銷奈何以供讌會之繁縟而填官攢之谿壑乎則司庾宜慎也新舊二庫最關軍需大計能釐一分之弊便裕一分之儲凡遇收放出納務宜以權衡稟之於法不宜以低昂聽之於人仍候滿日果有贏餘從實開報慎毋入之重而出之輕積之多而報之少則司庫宜慎也各邊糧儲原選廉能甲科充之轄千

里之專城制三軍之騰飽藉令酌濟有法立見節省不
貨倘識闇而不能剔奸品污而不能砥節非預支滋弊
則抬買虛糜清議在前三尺在後可無畏乎則司餉宜
慎也關津權稅常人視為羶塗賢者視為畏地商課既
有定額差竣不宜短少然藉口以恣朘削而使人共為
怨讟亦未得為賢也要在有才有守不吐茹惠聲大
孚於商賈而國稅仍見其充贍斯所稱廉能之吏矣則
司關宜慎也此外一切小差不期於議論之多而期於

擔當之勇不貴有慷慨明作之迹而貴有程功見効之實即如解銀各邊至瑣細矣舊例押解為數頗多近止領銀二三千兩即騷擾驛遞以行而在京守候領銀者仍是彼中官役大非政體今後無論本部及別衙門解銀各官多則二三萬少亦不下一萬無徒以皇華之使為畫錦之地也然臣尤有請焉臣部十三司郎中員外主事等官歷俸及瓜期者自應一體序遷以示激勸祇緣臣部前此曾有正郎久任之說遂槩行寢閣臣履任

三月未見量移一人勢同積薪人鮮朝氣恐亦非政體之平也敢因酌議差規節省而并及之

遵例自陳疏

奏為遵例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重計典事竊照崇禎二年係京官考察之期四品以上例應自陳伏念臣繇萬歷二十年進士歷任郡理郎署藩臬督撫留憲留計將至今官濫竽班於四朝未樹尺寸報稱濡于九列無裨消埃比歲投老山林業感時艱而卻步頃茲承乏版

部復荷鴻慈而賜環拊躬則奚啻負山矢志而僅同仰
屋丁中外告匱之際每賦杼軸以疚心值東西多事之
秋恒虞癸庚而驚魄八埏之民生日感噢咻未見多方
四方之水旱頻仍拯救總屬無備幾擬將勤補拙終覺
力短心長間或遵成憲以効劬勩若覈民運疏鹽法理
屯田卽鼠憂周迴竟何能裨益軍國亦嘗奉睿謨以供
鞭策如汰虛冒謹考成清庾歲雖黔技盡殫曾無繇少
荅聖明上貽五位之焦勞而頂踵靡効下滋百僚之憂

惕而慙覲實深智淺才疎奚取庸庸之尸位哀齡病體
徒羞碌碌之備員此臣所為抱冰兢于五衷而甘鞶褫
于一日者也蓋今之急須而極窘者莫過于財賦則今
之溺職而當黜者莫先於微臣伏乞皇上將臣罷歸田
里別選名流以充任使庶臣免曠官可避賢才之路國
無廢事聿臻富強之休將考察之功令丕彰而止足之
分義亦明矣奉旨度支重任御清慎練明克稱厥職宜
益抒猷率屬以裕國計不准辭

辭免太子少保新銜疏

奏為天恩過隆微分難安懇乞聖明俯容辭免新銜事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吏部題為考滿事奉旨畢自
嚴著加太子少保仍管戶部尚書事欽此臣驚聞寵命
不勝感激不勝惶恐念臣一介迂儒六卿備位循省薄
劣慚負高深頃者考滿屆期倖免罷斥迺叨蒙鴻渥
洊陟崇階臣何人斯而沐浩蕩逾涯一至此耶臣聞易
凜覆餗詩戒顧後誠謂高位不可以冒居而撫仕未宜

以虛擁也臣昔待罪津海治餉而兼治兵量移留都司
憲而復司計嗣起今職愈荷殊恩適值中外艱虞不覺
襟肘盡露三載碌碌總屬臣子供職之常寸衷惶惶揣
無瑰琦可紀之績業遠幽黜復晉官銜此真非望之福
而殊常之寵也矧今內計在邇正式序于清汰而俾庸
劣如臣者竽曠典而玷峻班是冒濫之端實自臣開之
臣滋懼矣臣用趙趙難前途却步伏望皇上俯察愚
悃特免新銜俾臣仍守舊官少圖後効庶鵜梁無濡翼

之譏于分獲安而懸河有知足之歛受恩無既矣奉旨
卿司邦計茂著猷勞加秩示酬宜即祇受不准辭

題報發過邊餉疏

題為措餉已竭綿力節省尚無定畫謹陳元年發餉數
目併請申飭覈餉明旨以祈共襄軍國事國家財用量
入為出者度支之經也酌盈濟虛者通變之權也左支
右吾者補苴之陋也國朝邊餉在祖宗時制用以經無
憂不足自軍需取給於太倉而虛耗伊始迨京支漸溢

於常額而橫費日滋是以始乎經既乎權卒乎陋漸至
今日遂成一顧此失彼朝不謀夕之景象矣臣謹按太
倉出入之數省直田賦正雜課銀歲入原止三百一十
餘萬兩加以事例又可得銀十餘萬兩內除割去遼東
舊餉二十萬兩外歲入僅得三百萬兩歲計九邊軍餉
及內供官俸京支京營米折布花并各鎮撫賞共該銀
四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二十餘兩以所入較所出實
欠銀一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二十餘兩顧此額定數

也而災荒屢告逋負頻仍則入數多寡又難定焉查崇禎元年一歲之內臣部拮据督催除舊管二十九萬兩外所收舊逋新增各項搜括共得銀二百八十二萬七千餘兩又益以欽發帑金三十萬兩共成三百四十一萬兩而入數滿額幾無遺孔矣及查元年一歲之用除內供官俸京支京營米折布花并各鎮撫賞共用銀一百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八兩三錢又加登極皇賞二十萬兩皆其必不容已而酌量以給者也迺其最急而難

需最奢而難省者無如九邊月餉故臣所拮据而首務者亦莫先九邊月餉當派發之時臣每懼無以滿呼庚之望而塞司計之責乃年終一總計之又合六七兩年一互較之共計天啟六年發過九十七萬七千九百八十兩天啟七年發過一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一十四兩崇禎元年發過二百一十五萬四千五百四十餘兩而薊撫新經裁省銀三十一萬不與焉若合所裁省則九邊所欠僅八十一萬有奇夫太倉止有此數耳重以

聖明之責成而催科始漸有起色加以內帑之接濟而饋餉方稍逾往日嘔會計之心竭海內之力分天府之歲加以新庫老庫協力那湊不過如是臣部私心自揣似可稍追溺職之愆矣詎意時勢愈艱遭逢愈苦在宣大山西方慮鴟張於塞外在延綏寧夏又患闌入於套中且秦晉一帶赤旱千里災傷異常盜寇蜂起所在見告原設民運俱絲毫不可問亦一大劫數矣薊密永昌一帶歲事幸不甚荒然而窺伺薊永之報月無虛日密

通輦轂惕心衣衾需餉又至急焉昔年急遽而九邊皆
緩其後九邊之內有所急仍有所緩而今則無地不急
無處可緩矣乃臣部處會計之艱難而各邊循請討之
故事盡危言以相逼且藉端而卸過動以神祖末年迄
今拖欠之數為言且以槩行我補接年未解之數為請
夫以出入相提而較臣部但能補葺常年固已幸矣而
能頓及遠年舊逋乎各邊即有從前壓欠但求目下逐
月得餉不啻足矣而可盡補昔年積欠乎每有狂逞疎

虞之事便思諉責卸擔臣部則臣之肉不足食而臣之
要領不足供斧鑕矣從此竭蹶從事以供嗷嗷枵腹之
衆固矢竭駑鈍將惟力是視然而竊有請焉各邊原有
踰涯之額臣部別無點金之術近經廷臣條議臣部詳
查俱奉煌煌明旨一則曰兵減餉增是何緣故目今大
閱未竣務要著實清覈再則曰督撫諸臣悉心講求逐
一清覈勿得有溢原額以便給發已經臣部走檄宣傳
諒已遠近俱到清覈一著臣不啻蒿目望之如瘳病之

參苓也薊撫三十一萬之裁省方期共底厥成延撫二萬之奏報似猶存乎見端至於他鎮殫精料理豈其遜美他人顧乃宜報而久不報者何也臣每平心熟籌目今軍國俱匱在外咎內部之缺餉在內咎各邊之虛靡以相持開交諉之實而以交諉成相尤之釁臣願與諸臣一反錮習交相勸勉在外則多方節省催徵以就縮在內則多方措處灌輸以就盈以各盡成共有之局以合力濟同舟之事庶出入相權酌濟互施邊方鮮虛懸

不償之債臣部靡無米強作之炊矣

請會議邊餉疏

題為兵餉歲供不敷權宜補苴非策伏祈勅下廷臣會議以求至足之計以定經久之規事邊餉至今日而匱極矣臣部至今日而難極矣宣大密邇門庭軍儲已乏浩費何支薊密近聯肘腋兵力素疲驕養難繼秦晉時值災祲患切震鄰設防設援坐靡無窮而無一不求之臣部也假令出入之數不甚相遠臣猶可多方調濟不

虞原額之不敷至一百一十餘萬也臣即盡瘁拮据不
過及於額設而止如民運則申飭矣京邊則考成矣近
又疏理鹽法覆覈民運矣仰藉天威功令有赫積玩積
逋之習漸覺振起然而分內之經營無當於分外之設
處不足者仍不足也故崇禎元年發餉過二百餘萬蓋
已無餘力矣乃有發過十之七八而責臣部以全完者
又有見年全完而責臣部以積欠者邊疆慮無不缺餉
借口同朝慮無不大義相督亦嘗於臣部一設處而深

長思耶左軍而右民既已斂怨於地方顧此而失彼又復缺望於邊庭實難無中生有何以在詘舉盈說者謂自遼難黔難繼起兵連禍結十年不解軍興供億歲至千萬此真國家三百年來所創見者海內物力公私有限捉襟露肘無足深訝噫是固然矣然伏思以天朝之大四海之富徵輸所至隨發隨盡朝不謀夕是何景色回想祖宗朝粟紅貫朽陳陳相因民不加賦而軍得宿飽者夫豈異人無亦天地之財自足供天地之用臣等

智盡能索其所為議生議節者尚未盡其術乎若止因循支撐不於此時另作一番商量別設一番計處徒以空虛予府藏以叫號予邊鎮以督責予臣工以焦勞予君父如封疆何如宗社何此臣之所以憂心如焚而寢不貼席食不下咽者也矧我皇上宵旰籌畫諸臣悉心共計者無如此一事且衆正盈庭競彛孔之心計抱劉晏之經綸者豈曰無人臣主計無術遠不古若既不能夙儲不涸之倉又不能廣諮長久之計臣之罪也故今

日願以臣部匱乏之情與在廷共見之併臣部措處之方與在廷共謀之也伏乞皇上軫國家之維艱恤臣部之獨苦勅下九卿科道約日會議各陳所見或條奏御前或揭送臣部聽臣等細加參酌孰為不刊定畫孰為目前急著其實入告速見施行庶九邊有鼓腹之時而臣部免尸素之愆矣

題議主客兵餉疏

題為謹陳邊餉主客之額以圖節省足用之策事竊惟

方今軍興孔棘財用匱乏聖明虛已而咨長策盈庭抵掌而談節用況職掌度支者敢不竭知畢慮而徒付之無可奈何哉就臣所朝夕講求得一最耗靡之大端最節省之要著則軍餉中之客餉是已夫各鎮主餉之外又有客餉主餉者計口之需也客餉者不常之用也總計各鎮客餉已一百九萬三百餘兩矣客餉之費不一其大者則有征調之費邇來征調漸稀即循例分防入衛者用亦有限而支放開銷寧無九實一虛事故扣存

寧無報一漏二至於以主為客調遣不離本鎮何以行
坐兼支此不可議節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今宣大
撫局方殷勢恐難惜小費至各邊叩款無日而姦弁仍
居為奇貨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召買之費貴
賤相權本折相生原屬善政今則高擡時估從中侵漁
鉅萬金錢半供飛銷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修
築之費夫一勞永逸工作豈成年例且估計報成冒破
更自多方此不可議節省乎年來臣部按額題發而法

阻于綜覈各邊計數責償而情憚於清理不分孰主孰
客誰知用少用多及至給發難前盡以危詞恐嚇不曰
枵腹待斃則曰瞋目語難此為主餉言則可耳其于客
餉何與焉臣度今日之財用至不足之中各伏其有餘
而以根究無人遂爾埋沒於因循徒使拖欠虛靡中外
開一互諉之端而成一相沿之局亦誰思其究竟哉請
及今亟定節省之著以後臣部發餉先儘主餉其客餉
必不可已者各鎮督撫預行造冊奏報勅下臣部磨算

無弊方行題發各鎮仍於季報內詳細開銷或慮期或周折解運遷延各鎮不妨於主餉中通融支散候客餉解到抵補庶在各鎮明明白白用之有實臣部直直截截省之有名而百萬之中可以節省過半矣至于主餉仍合民屯兼本折而定經制務為長久之策永垂可守之規亦籌邊裕國之上計也

初次乞休疏

奏為國恩未報臣病已深懇乞聖明俯准休致以延殘

喘以重國計事臣本至愚極陋無所比數邇歲卧疴林
壑業已絕意仕途不意誤蒙聖恩起之田間授以司農
重任頃者三年考滿又蒙加授官銜仰戴鴻恩天高地
厚真非捐糜頂踵所可報稱奈臣素稟虛弱服官三十
八年俱刑名兵馬錢糧之重而臣天性認真不敢一毫
自暇自逸惟期事事必躬必親殫精竭力而後無憾用
是元氣受傷心血盡耗鬚髮早白牙齒多脫歷任屢經
告休非一次矣自頃承乏今職以來適值軍興孔棘財

用匱乏自覺力綿而任重惟是將勤以補拙方矢夙興
夜寐蚤入晏出督催外解灌輸九邊少釋宵旰於萬一
不意福過災生頓至染疾沈篤臣自去冬飲食無味酒
肉俱不沾唇痰涎壅盛咳嗽常不停聲猶望慎梅藥餌
可望痊安不謂醫人見臣上焦有火投以寒涼之劑致
臣脾胃益傷泄瀉大作自本月十九日以來洞下無數
鹽粥不入口者數日昨二十及二十二兩日召對臣聞
命扶掖而入萬分矜持屏氣踖蹐未至傾覆而召對之

除嗽聲陡出不能自禁臣惶怖欲死則哀病委頓之一
驗也近復延醫傳懋光楊世京等診視僉稱憂慮傷心
勞倦傷脾目今春月肝木氣旺致尅脾土若非謝事靜
攝藥餌亦難收功夫臣以六十餘歲之軀而患脾胃虛
損之疾斯其勢誠危而其禍誠難測矣人臣事君期于
致身身之不保將於何致矧臣部錢糧樞紐案牘殷繁
決非僵卧私第偃蹇床褥之夫所可辦理假令政務塵
積叢脞招尤即以瘵官溺職罪臣亦復何及所關國計

誠非淺鮮是用披瀝血誠直陳於聖明之前伏祈皇上
念臣真衰真病毫無矯飾准令休致回籍調理別選賢
能強健之臣以襄國計臣倘得苟延視息固仰祝聖壽
於萬年即令溘先朝露亦永戴隆慈于九京矣奉旨卿
綜國計敏練周詳拮据勤勞朕所鑒悉軍興需餉正賴
料理豈得請告勉力任事以副倚重切勿再陳

詳陳節欠疏

題為遵旨詳陳節欠各邊年例數目以候聖裁事崇禎

二年二月十二日恭遇文華殿召對皇上命臣查奏節
年拖欠各邊年例數目臣查國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
綏四鎮後益以薊州寧夏甘肅為七後又益以山西固
原為九今則密永昌易俱列戍矣延袤萬里守衛甚置
故土著之兵不足而增之以調遣民屯之餉不足而增
之以京運蓋各邊京運之發端在正統之禩正國計富
饒之秋邊臣於年例之外藉端請討者往往不乏主計
者亦往往徇孰知空虛之根已種於此矣迨嘉靖庚

戍之後軍興日棘用餉益侈不惜傾累朝之積蓄供九邊之宿飽至嘉靖末年遂有出入不經之弊矣入歷隆慶萬歷數十年間朝那夕湊此哀彼益年支一年畧無餘地至四十六年遼東發難竭海內之力以徇之四十八年黔蜀稱戈又割西南之賦以從之而京邊愈不可支年例愈不可繼矣此所以節年積欠虛懸而不能補也今各邊奉旨清查尚未就緒而按數索償之奏牘日賈宸聰以致召對之頃仰厘明問臣謹將節年負欠各

邊年例數目自萬曆三十八年起至天啟七年止共該銀九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一兩七錢三分一一開列細數上呈御覽夫以前代全盛之時庫藏充盈東西無警尚不能盡完邊餉況迄于今三空四盡遼餉黔餉供億幾六百萬海內之物力幾何太倉之歲入幾何既索新餉又補舊欠臣愚點金無術其何能分身而四應乎則惟有拮据于見年以姑置此舊欠而已伏惟聖明裁謔施行

再乞休致疏

奏為病困阽危痊可無日再懇天恩速賜休致無誤國
計重務事臣以積勞染病具疏乞休荷天語之春溫覺
寸心之冰凜戴鴻恩之高厚拊眇躬而跼蹐當此羽書
苟千兵驕餉詘黼座宵旰策餉籌兵之日臣愚誤承拔
擢備位度支正宜從在廷諸臣之後矢鞠躬盡瘁之節
有始有卒圖報聖明何敢言去何忍言去第臣泄瀉之
後脾氣大傷口舌生瘡飲啖減少頭目眩暈步履艱難

益精神日憊一日形骸日瘠一日而膏肓亦日進一日
矣臣自承乏今職策駑鈍以率司屬宵旦經營日無暇
晷尚覺心力難周圖維鮮効而今且病矣數日以來雖
勉從卧榻之餘僉押日行文牘料理出納錢穀然而堂
署之間間其無人題覆章奏多所寢閣已非明作勵精
氣象矧九邊之遠九州之大其思慮籌畫所不周不到
者多矣政務漸見塵積職掌愈覺瘵曠誰司度支而今
若是雖蒙皇恩浩蕩聖度包荒欲盡犬馬之微長不遺

劍履之舊物顧皇上勗臣勉力而臣力不從心矣責臣
任事而臣志難帥氣矣本欲遵旨不敢再陳而負乘驚
心首丘注念入勢不能自禁矣方今英賢布列師濟盈
朝臣如九牛一毛滄海斥鷃何取于羸病之軀而筦大
農之重任乎且臣入于病中伏思臣部財賦非全裕充
物時也在內則入少出多一發輒竭其病為虛怯之症
在外則逋多解少催督不靈其病為痿痺之証在脈絡
則輓運苦輓轡之滯而開之難給邊如尾閭之洩而節

之難其病為結轡沈痼之症臣之日夕疚心神勞體病殊多坐此夫虛怯痿痺結轡沈痼種種諸症財賦先受之而臣身復受之其何能以病已病也從來病者投劑無効則欲別延良醫對証診視如臣司計酌濟無術窘迫益甚此亦聖明遴才醫國之時也而況臣委頓羸羸曾旦暮不保而竭蹶難前耶伏乞皇上軫念國計重大委非病夫可以虛擁速准臣愚休致回籍遴選賢能以充厥任則殘喘得苟延于頃刻而國計亦稍舒于耗匱

矣奉旨軍儲正急豈計臣杜門乞身之日卿素急公當
即勉出體朕憂邊籌餉之意不得再有陳請

三懇休致疏

奏為哀病委頓瘵曠堪憂三懇天恩俯准休致以重國
計以全晚節事臣因積勞成病醫藥罔效前二月內瀝
血披誠再疏叩關未荷俞旨臣拊躬跼蹐不勝戰慄因
思天語煌煌軍儲正急更無急于此時者一人朝夕勵
精百執事夙夜匪懈臣獨以哀頹病廢不克強自撐持

以供厥職固誼所不敢出亦心所不自安也三月初旬
恭逢前星彌月普天同慶舉朝嵩呼臣何人斯偃蹇私
寓於是扶掖勉出趨蹌班行之間奄奄病骨萬分難支
方擬再干天聽忽有薊鎮鼓譟之變方寸徬徨拮据措
餉席藁待罪未敢稱病幸賴浩蕩鴻慈不加督過兼以
請旨會議將借嘉謨以足兵食奉命祈禱欲得甘霖以
慰黎庶皆臣職分內事真有不容中輟而他諉者用是
竭蹶經營忍死以待無奈福過災生舛錯踵至如布花

月糧等項不能督催司官及時給發則精神不能照管
實臣瘵曠之明證矣臣以奉職無狀自分難逃斧鉞又
蒙皇上貸朽拙而懲司屬轉譴責而為獎藉戴此天地
高厚何辭頂踵捐糜惟是君恩愈渥臣心愈惕誰司統
率誰總持籌備省溺職有覲面目焦心殫力寢處弗寧
而臣病愈深矣入夏以來飲食減損形骸骨立痰火喘
嗽百病交集步履艱辛舉止顛蹶纔一披閱眼昏如霧
而目竭纔一批荅手足酸麻而力竭纔一籌畫五內怔

忡如醉如癡而心思竭夫人臣事君惟此身耳無疾而
以為有疾者詐也有疾而以為無疾者亦詐也臣之病
體支離在朝大小臣工亦無一不耳而目之矣而臣貪
戀崇牕夜行不休將無滋頑鈍而辱度支乎當此錢穀
殷繁羽書旁午庚癸之呼所在見告即今年富力強者
當之尚懷叢脞之懼矧以衰病垂斃之人悠悠忽忽不
蚤引決未有不日見廢弛者也誤身而轉以誤國臣寧
有死所也哉今會議藉諸臣條奏已經題覆祈禱賴皇

上精誠頻霑霖霖而臣病實不可瘳矣雖欲不再為陳請而不可得矣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平生心識之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捫心循省臣未始無自知之明也伏望皇上憐臣病危原非假託罷歸田里俾遂首丘別選賢能以司國計則公私兼得而生死無憾矣奉旨卿經理國計日急軍儲近方集議劑調期有補濟何乃又申前請著一意料理以副倚任慎勿再陳

祭告社稷復命疏

題為復命事臣因夙疾未痊復被人言頃於六月初九日具疏上懇天恩俯賜休致疏已上矣復於本日見禮部題祈禱雨澤例該祭告社稷伏蒙聖恩欽遣臣行禮臣念時日已迫未便控辭改遣祇擬屆期力疾行禮迺本月初十日復有平臺召對之命臣以潦倒指摘之餘方恭聽皇上之罷斥既不敢覲顏以對君父遂不克匍匐以入朝班非故為偃蹇也然而私心之惶悚甚矣至於欽遣之與命在先社稷之祭告最重分無可諉義不

容辭臣謹齋心力疾入壇未明行禮幸於事而竣矣謹具疏復命并備陳下情伏惟聖明鑒照俯賜矜宥微臣幸甚奉旨知道了部務煩劇卿廉勤端練朕所夙鑒速出供職不得再陳

奏辯求罷疏

奏為微臣據事回奏原無隱護敬剖心跡仰祈聖鑒并賜罷斥以明國法以重言路事臣於本年四月十八日接內閣揭帖今早皇上文華面諭陳良訓疏叅王應寧

剝餉欺君王應豸原報節省五十七萬餘兩是實是虛
果否即是扣除八個月舊欠軍餉功罪不可相掩卿等
傳與戶部奏來臣隨具疏上聞內開罪撫王應豸報節
省新舊餉銀五十七萬餘兩臣合算之止節省銀三十
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一兩五錢有奇是實其浮報節省
銀一十九萬二千七百零八兩五錢有奇是虛遵上傳
也天語輝煌職掌攸關臣義不容緘默寧敢借申明錢
糧之題目為罪撫却過哉續奉聖旨據查王應豸節省

浮報已屬有欺其不職致變尚有餘款不必以哄諭捐餉擬罪是罪撫如山之案已在聖明睿鑒中矣適從邸報見巡關御史方大任有撫臣罪案不一一疏末語侵臣其不滿于臣者則臣原疏有云薊撫所報節省原在未發之中非見省已發之物然省得一分則臣部可少欠一分是彼得其名而臣部并受其實等語而疑臣巧為應豈解夫臣就餉言餉非敢為應豈解也九邊舊餉為數頗多臣部年來積欠亦復不少彼俱以未發者為

歷過實數請討不已今既具疏裁汰則未發者可不作
欠於後來至新餉則係當年停發者其所浮報節省臣
部曾力駁之不少假貸若實在節省者而亦槩為抹殺
將何以服其心查聖諭內原有果否即是扣除八個月
舊欠軍餉臣部於八個月舊欠見在陸續湊給即前鼓
譟時所發十七萬皆是物也凜奉明命虛虛實實自當
明白具報而敢含糊上聞乎至于應予激變臣前疏未
所云撫馭平方或別有罪案當還之公論俟之執法總

不敢于職掌外多置一喙其為應豸解否原疏具在何
能逃聖明洞鑒臣於應豸原係同省異府道里隔遠素
不識面當此疆事決裂之日交章指摘之餘而臣祇奉
上傳拘泥職掌不能引嫌固辭以自守其硜硜之素誠
無所逃于愚魯之罪然臣精白一心自盟有素真可仰
對皇上共質諸臣而毫無委曲其間也若果扮揄情殷
軍國念薄如臺臣所言則臣當萬死矣是用不得不畧
陳原委剖白於君父之前伏乞皇上簡臣回奏原疏鑒

臣有無欺罔并憐臣病苦餘生罪過多端亟賜罷斥放
歸田里以為大臣庸碌之戒以申言路發摘之明即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弘恩也奉旨王應豸節省銀數御據
實具奏方大任疏論偶及不必介意言去

題報薊密兵餉疏

題為重鎮兵糧事畿輔重地軍士雲屯臣待罪度支實
以措發月餉為職昕夕兢兢日不暇給計臣所給發者
較往歲不啻過之雖舊逋未能立辦而現月亦覺粗支

即薊鎮軍兵前三月鼓譟時臣部給發新舊餉銀共以十七萬計通算似可足支四月今云止領三月鼓譟之後逃亡必多又新奉明旨清汰亦未見一字言及而索餉之牘日有聞也總之軍驕已甚別無約束制禦之方惟靠多發月餉以為綦養牢籠之地耳即云給發三月是真自鼓譟後僅逾兩月豈盡蕩費而遽有蠢動不安之象豈從來數年積欠必須今日盡補而後快于心哉當此春夏之交外解中斷秦晉各邊處處告急其不能

獨供一鎮一隅明矣然外而督撫即稱軍心動搖內而
聖明未免焦勞注念臣部又安敢秦越視之而悠忽置
之也萬不得已百方那湊以充三鎮之用匍匐竭蹶支
撐目前固微臣之分義宜爾也然臣竊有請焉夫各鎮
按月授食似亦少數而薊門一帶離信誼譁動曰不足
則督撫之頻為代請與軍士之疾呼狂逞者亦惟是舊
欠耳舊欠之所自起久矣假令前之人現月給發應無
舊欠惟前之人不能現月給發而以遺臣臣現月給發

矣而又責以完舊欠臣豈有點金之術歟且臣匪有所
靳而故難其完也臣稔知其皆實歷過月餉也假令臣
擁不涸之倉而顯奉薊門予以討軍實而銷積逋壺皇
仁而慰羣心臣即捐此頂踵豈敢有愛乃額餉而既縮
矣呼庚呼癸章滿公車往時臣部緩宣雲秦塞而圖關
寧今并緩關寧而圖薊門矣臣之牛馬拮据鞅掌補苴
固自無所辭責而督之立辦舊欠臣即負罪而力不前
總難令軍心之屬厭也譬之庖人然庖之不治而使侍

哺者磨厲動色嗔目語難貽主者憂庖人有餘戮矣顧
庖人數米而炊其實且乏米也能為本日之食足矣而
又兼為先日之食待哺者本日無缺食足矣而又望以
兼補先日之食即重呵譴責庖人恐無益緩急之數也
今臣所處不幸類此伏計督撫重臣當必別有懷德畏
威之感孚用鼓有勇知方之大義者若徒借口索欠日
為嘵嘵恐九邊之積逋不止薊門一鎮尤而效之其又
何誅伏祈皇上俯鑒臣部措餉妥無遺力諭令各鎮軍

丁此後不論京運民屯但一月有一月之餉便足糊口而不得盡取償于京運亦不得盡責望于積逋其累年拖欠姑俟寬裕之日再行補發庶覲覲潛消反側漸定而臣部亦可藉以措手矣

四懇休致疏

奏為微臣狗馬之病日深日憊力疾不前謹冒罪四懇休致以遂生還以免誤國事竊念臣自入春以來憂勞成病兩疏乞休未荷矜允迄于入夏有病而過叢生有

過而病愈劇以萬不能支之身任萬不易勝之事心血
嘔盡徒滋顛蹶懇切陳情又復蒙天恩勉留于是臣情
愈棘而臣詞已竭矣適值皇上精誠格天臣奉旨有謝
雨之役又北郊在邇臣分當陪祀護蹕遂忍死力疾復
出供職矣惟是衰病之軀遇勞輒篤脾胃之症觸暑為
劇頃自閏四月二十八日入署齋宿料理積案夜以繼
日泄瀉故疾輒爾復發迨五月初二日北郊事竣且寢
而嘔吐下痢矣扶掖歸來呻吟一榻不覺惴惴性命之

憂夫皇上之留臣非為其忝居九列姑示以優隆體貌已也必謂軍儲正急料理需人意臣精力尚可竭蹶病勢尚未困憊也微臣祇承上命致身事君非僅從三尺起見姑聽此榮華富貴已也必謂遭時遇主平生奇覲苟時艱之可効吾何愛乎髮膚也迺軍國實未有濟病勢已難復起而猶以一息尚存借口盡瘁而重負乘之差則臣今日之罪案也且臣馳驅仕路業經三十八年齒踰六旬精血盡耗憂勞煎燂久病失調固已委頓之

極無復支持之理見今泄痢交作形骸骨立飲食不消
倍苦哽噎醫家僉謂元氣虛弱此病在本而不在標斷
非藥餌可冀奏効若不謝事靜攝將成勞瘵翻胃之症
雖盧扁無所施其技倘不蚤自引決惟有奄奄待盡耳
蓋皇上所以勉留臣者為軍國計冀老馬猶堪鞭策而
臣所以力懇皇上者亦為軍國計知駑力終難遠到是
以雖感高厚之恩戴知遇之隆而終不敢以垂斃之軀
冒鞠躬之誼者臣之自揣固甚明也伏乞憐臣危病量

臣苦衷立賜骸骨使臣生死無誤軍國之憾即以身填溝壑有餘快矣奉旨度支重任朕方眷倚忠猷豈但優隆體貌卿既憂邊急餉政當勉力籌畫何乃輒以病請著即出視事慎勿杜門致稽部務

五懇休致疏

奏為臣病愈危臣職愈曠五懇天恩速賜休致以無悞軍國大計事臣莊誦明旨伏枕叩頭不勝感激不勝惶悚既獎忠猷復勗籌畫何春溫也既戒杜門又飭部務

何秋肅也顧臣前此亦嘗勉矢葑菲夙夜在公無奈時
平命蹇福過災生天實限之人且奈何臣自初病以迄
今日倏已匝旬委頓已極全無起色見今赤白洞下膿
血淋漓狼藉汙穢無復人理飲食盡嘔骨瘦如柴所未
登鬼錄者僅呼吸毫髮間耳益泄痢亦人所時有也惟
以衰年久病者當之則九死一生之症也臣先是杜門
雖在病困每每延見司屬商榷政務裁決公移日行不
滯未嘗以病為解而今呻吟床褥跬步為艱蓬頭垢面

其奚能晉接冠裳神昏力竭復不能料理積案此而望之攄一猷獻一畫其將能乎此而責之無杜門無稽部務其又能乎瘝曠若此將安用之撫心循省臣罪深矣此臣之所為痛心腐首而不能頃刻即安者也度支非卧疴之官膏肓非易瘳之疾萬一皇上不速賜玦必俟犬馬賤軀一旦溘先朝露臣即欲戀皇上不可得皇上即欲留臣亦不可得然後幡然更始選賢任能恐後時已久而悞事亦多矣誰妨賢路誰誤國計以至于此是

臣生無微勞而死有餘辜也臣有死不瞑也是用五懇
天恩蚤賜微臣休致仍亟會推以重邦計則臣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辰下各邊兵餉雖稱匱詘臣仗皇上威
靈竭蹶湊泊亦覺少支目前恐有疑臣為畏難避患而
托病求去者請乞皇上勅令法曹臨臣私寓驗臣病勢
若敢駕無病為有病飾小病為大病者臣請先受欺君
之罪願甘斧鉞之誅奉旨卿體力強健偶恙易痊何遽
連疏亟請大臣急公不辭勞瘁佇即勉出勿再控陳

六懇休致疏

奏為懇闕徒殷沈疴難起六懇天恩乞賜休致以免重
誤國計事伏念人臣遭時遇主就列則傾心委任乞退
則溫語慰留覆餗已見而不督其過衰病已極而不厭
其憊有君如此奚忍負之區區軀命不思捐以為聖明
報豈復有人心者哉犬馬猶知戀主蛇雀亦復銜恩而
臣連疏亟請懇然決去是以人而不如物也惟是捐軀
而有濟于國則事君致身之義也捐軀而無補于時則

貪位固寵之謀也臣籌之熟矣臣頃泄痢經旬垂絕數
四比雖漸止而元氣虛弱之極形骸瘦削之極鎮日僵
卧一室纔出延見司屬則傾覆隨之矣終朝偃蹇一榻
強起披閱文移則眩暈繼之矣今揣勢固無生理即幸
生寧有健時臣片晷杜門則諸司羣吏總成暮氣經旬
謝事則科抄部牘盡蒙積塵軍國大事何堪耽誤爾爾
乎臣病既因部務不獲調攝部務復因臣病不獲料理
微臣一身處于不進不退之間所係猶小國計萬種介

在若弛若墜之際所關實大臣為是如坐鍼氈如負芒刺誠有瞬息不能待而引去當力決者非敢規私便而辜主恩也真見國計重大舉倥傯匱乏之任責膏肓沈痾之人即勉強撐支其何能辦令苟且辦之而苟且應之到底祇成一誤臣以病而誤國計皇上優容一病臣而究至于誤國計均非算之得也矧今師濟布列精明強幹百倍於臣者固不乏人惟皇上之所使何用此疋羸骨支者俾之自誤且誤國乎伏乞聖慈垂鑒臣病委

薦臣去難待刻期放臣生還暫令亞卿攝署速遣才望
推補庶國計付託得人而臣亦覺生順而死安矣奉旨
卿司計勞苦朕所鑒知既奏偶恙已漸痊准調理二三
日即出理部務不必再陳

會議邊餉疏

題為會議已經宸斷立法務在必行仰祈聖明申飭中
外同心共裕國用事臣以邊餉匱乏仰屋無策賴在廷
諸臣協恭之忱各抒碩畫臣等謬加參酌條列四疏仰

塵審鑒我皇上權一時之緩急酌百年之利弊可否一
經聖裁行止定為令甲復諭臣部彙冊頒行中外務求
畫一天語諄諄欲裨實效毋托空言其所以計餉者亦
何周至而深遠也臣於明旨允行條議內反覆斟酌其
間確有實據可濟目前軍需者如班軍折價加增權額
停修倉廩板木改折此已有額數而但須徵解者也如
增加鹽引搜括雜稅南馬協濟修衙銀兩牙行換帖湊
解紙贖議捐公費河濱灘蕩吏農班價寺田起科裁革

冗役清汰虛冒生祠變價賈稅酌徵殿工冠帶京東水
田此未有確額而猶俟查覆者也總計凡二十款然非
取之民間亦非增之額外不過那緩以就急裒多以益
寡舉向來耗蠹於無用之物力一轉移間便成九邊之
丹青耳臣部沿門持鉢似強人以太難顧原非得已也
若求者勢如救焚而應者竟作畫餅是臣部能議而未
必能行中外即勉強奉行而不能湊手如國計何哉及
查臣部從前會議業非一次其成命甫頒旋即廢閣者

多矣臣所以痛心往事而熟籌於將來也況聖斷凜然
既破築室之謀輿論僉同頒濟公家之事願諸臣各化
成見緩急相關臣之罪戾或藉此以少逭矣臣雖病困
垂死旦夕去國而九邊軍餉之匱乏未嘗頃刻寘諸懷
謹將奉旨允行條議諸款彙成一疏恭進御覽合候命
下刻刊成冊頒行各該省直更望皇上叮嚀申飭內外
同心應商確者商確應承認者承認務令不敷軍儲早
有著落早定畫一儻有以空文支吾者許令臣部執白

簡以繩之危疆幸甚臣愚幸甚

轉餉畫一疏

題為轉餉有至便之術司鑰有無弊之法懇乞聖明著
為畫一以平出納以利輓輸事項者臣以病困乞休情
詞幾竭未蒙皇上允從雖病體支離尚思積誠補贖再
請而感動天聽未知何時則臣養病待命之日皆曠職
悞事之日而臣罪愈不可贖矣用是不愛一息尚存之
頂踵為皇上圖消涖之報即舉一事畫一籌而委頓焉

足以不恨蓋自臣受事以來內慮倉庫之匱乏外憂九
邊之脫巾無刻不討國計而圖維之已幸畧有次第而
入仰賴皇上寵靈命廷臣集議訃謨入告見今刻布中
外極力督催臣自是可免瓶罍之恥負乘之咎矣而就
筦庫之事得一最便之法為臣所熟計而至約同屬所
力行而見效者尚欲仰懇皇上著為功令使共遵守則
委解兌支之法是已兌支者借庫為持平而不從庫受
出入者也出入之際為輕為重為遲為速無窮之弊伏

焉蓋解官苦於內收之重而中實多濡染監督苦於外
解之輕而中或索贈耗即在外餉司亦藉口於部發之
短少而遂乘機扣除即有賢者不免隨風而靡總之皆
牢不可破之弊也臣為此扼腕久矣欲滌其弊惟在兌
支良以兌支則雖有出入實無出入輕重無所容其私
遲速不得任其意即有庫內姦書猾吏亦將窮於伎倆
之無復之解官不必別有鑽營積棍不得恣為包攬而
稱兌自公轉運自捷矣奚以明其然也蓋太倉錢糧十

八充邊餉者也新庫錢糧盡數充邊餉者也今外解一
到各鎮委官環向爭索隨時給發猶虞其晚非若舉盈
之時發不能盡尚需貯庫者也畢竟歸于委官之手何
必復入筦庫之手臣自受事之始因見掛欠之多即將
新舊二庫法馬比較相同合為一式有稍重者即加挫
磨計新庫每一千三百兩減去三兩四錢太倉每一千
兩減去一兩又通行各省直藩司餉司但有法馬輕重
不如式即令請發更換又立樣銀之法每解銀詣部時

用銀四錠較勘平準作為樣銀外兌內兌以此為則正
欲使內外分數毫髮不爽以便於兌支耳若能率繇無
弊中外血脈自相貫通決無彼此隔礙偏輕偏重之患
亦無往昔掛欠成千成百之事矣其法外解一到一槩
不收入庫一面呈堂派發一面即喚解官委官會同巡
視科道當堂面兌登冊入鞘即時起運其銀錠稍輕者
仍令解官找補解官原有添搭水脚彼亦無辭儻原錠
稍重些須者不妨作正支銷行文知會則濡染不期絕

而絕贈耗不期清而清矣然後通行督撫餉司知會既
係解委自兌餉數充足而猶藉口庫折出示短少者是
餉司直以其身為射的耳至於羨銀之說曩時固亦小
補然錢糧止有此數解者既不可多求領者又不可少
與此物將奚從出不幾為浸漁者藉之口耶今但斬斷
葛藤全用兌支一法則此太倉新庫之羨餘即為國家
節縮計正自不必垂涎耳此法立也一便於解官二便
於監督三便於餉司一舉而三善備焉將潔已奉公者

固因以明素心即不然者而法行已久難以私更如蓬
之在麻不扶自直雖有貪墨桀黠之徒亦無所用之矣
此真拔本塞源一清永清之術也臣雖在病因竊見聖
明注意庫藏鄭重錢糧而軍儲邊餉所關尤鉅故從床
褥呻吟求其實實可行而永永無弊者舉以上聞於以
少答高厚稍追療曠未必不在此舉也

七懇休致疏

奏為屢疏乞骸未允人言突至堪羞七懇天恩立賜休

致以遂苦情以全晚節事臣頃以脾胃虛弱泄痢瀕危
沈痾難起六疏乞骸不啻唇焦頹禿勢迫詞窮矣明旨
謂司計勞苦朕所鑒知是直以推心置腹之恩待臣也
又限調理二三日即出理部務是又瘵官曠職之警惕
臣也臣用且感且懼有不敢以頃刻淹者惟是臣病已
入膏肓宜調理數日可愈部務大費撐支豈哀殘微臣
克堪政擬再申前請忽值聖躬深居邃攝遂不敢造次
瀆陳矣比接邸報見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羅喻

義有大學見行之制書必不可毀一疏疏未數語有感
於黃綬之無愆欲慎重刑名錢穀而致慨於今之錢穀
主者為尸居餘息之人此真救時藥石而於臣尤實獲
我心臣累疏自陳不如禮臣之一言代寫也臣之負乘
溺職不勝厥任皇上雖心鑒之而猶姑優容之臣屢疏
乞骸皇上若謂或有矯飾而未之允今禮臣之持論如
此是可以占人情之同而臣之非捏辭託病避難偷安
亦可兩相印證矣且禮臣負宇內重望旦晚當膺大拜

留心國計此正其嘉謨嘉猷入告我后之一端也皇上
即不信臣言又安可不信禮臣之言也夫皇上之諄諄
留臣將為軍國錢穀計乎則臣哀病昏瞶之餘其不足
以補苴時艱審矣必待庚癸遍呼叢脞滋罪臣縱萬死
不足贖其如社稷何將為微臣功名計乎人臣致主止
有此身而廉恥者尤立身大防也今以極哀極病之身
夜行不休以致愆尤日積漸來指摘之口即皇上曲加
憫念亦不能為臣地矣蓋臣頽齡篤疾不堪鞭策負恩

誤國私心廩廩曠官若此一宜去
辰入酉出拮据部務
交游覲謁一切報罷疎節若此二宜去
薑桂鄙性至老
弗移囑託情面槩難曲徇不合時宜如此三宜去
目今
皇上勵精圖治諸臣莫不精白承休
勸國計豈患乏
人伏乞皇上電臣累疏芻采人言鑒臣苦衷
全臣晚節
立賜休致蚤令回籍則所以賚臣者實多
臣惟有戴皇
恩於無疆祝聖壽於萬年已耳
奉旨卿任事勤敏部無
留務且精力健盛心思周詳國計方切倚賴
還加意料

理奏內旁及之言不必介懷

遼餉出入定額疏

題為遼餉出入定額事該臣看得遼餉出浮於入自天啟三年前任尚書李宗延具有遼餉虧額已多一疏已積缺額一百八十六萬有奇簡查舊案年年告匱甚至缺額二百餘萬昨歲臣部復奉聖諭查造簡明文冊約畧其數亦缺至一百二十五萬有奇臣初受度支事心竊憂之而不能無起一起其缺之數何以脩多脩少也

再覈其入數缺矣何以出數仍歸足額不至如舊餉之積欠累月悠悠難結也今荏苒承乏已及一載局中滋味甘苦自知見前此年分關鎮請餉之文有此月多而彼月少此月少而彼月多者是此月已不知彼月之數也有逐月請討業已如數兌發而復於數月後申請找補者是此月尚不知此月之數也不能計月何以計年故冊內皆言約數況乎約數之外如所謂犒賞行糧廩鹽等項名色紛紛不一而足益以省直多事借留不常

而款項愈游移矣缺數之脩多脩少者此也省直開徵
舊餉多在本年秋冬而新餉成例於本年冬月即預徵
來年春月銀兩如本年冬餉不敷隨即以春月預徵銀
補之是本年透用明年之餉也新餉叅罰較嚴故帶徵
銀兩亦多零星解到以應眼前之用是本年追用往年
之餉也勉強支持全恃通融接濟況前此內帑充盈每
遇陳請輒沛發數十萬又北直召買以遼東舊餉之故
動支京邊相抵多寡不等而諸臣為國籌邊多方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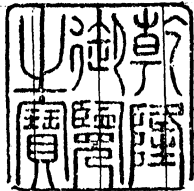
如臨德二倉改折除拖欠行催外亦已先獲十餘萬之用且各處逆賊變產等項時蒙皇上允發充餉凡此皆在新餉入額之外者也遼餉之缺而不缺者此也臣初不得其故而心憂及深試之得其故而憂愈甚則以目前補苴終非長策耳茲幸清汰之後出額已減七十餘萬合盤打算歲出共該銀五百一十三萬八百八十六兩有奇今彈累月之搜羅錙銖而積累之以崇禎三年為始歲入共該銀五百一十六萬零五百五十八兩有

奇較之出數尚溢額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兩有奇謹
造新餉出入款項恭呈御覽臣非能籲天雨粟籲地湧
金也亦惟是額虛者實之則昔日懸空之雜項至今日
而有著落矣額分者還之則昔日坐留之島餉充餉多
用之登餉題留之廣東鹽課至今日而歸固有矣額泛
者定之則昔日之動用京邊新舊兩持銷算不決者題
奉欽依以二十萬為準矣額有不得用於今年應催解
於來年者如南京之事例贛州之橋稅無容聽其久假

矣諸如此類備載於各款之下以見昔日尾閭漏卮之所自去今日竹頭木屑之所自來總之仗皇上之威靈賴邊臣之清覈督餉臺臣之商確籌量及在廷諸臣之蒿目僭箸臣始得因端而窮其緒按數而勒其成耳此外尚有南京牧馬場租先年暫借工部助工今應歸還臣部充餉又撫按公費一項地方肥瘠相懸設處難易亦異若以部派懸坐之額責其全完恐終不得之數也似應仍行省直撫按酌量時勢認定額數以便催解亮

諸臣憂國急公必無敢以虛文應者今尚不敢列在入額之內姑俟認額以後凡有解到另款貯庫以備三韓不時之需又據省直開報舊歲免覲一項共該扣路費銀九千六百七十一兩應令照數解部臣亦不敢列於入額之內蓋三年一次原非常徵免覲多寡亦無定數合俟朝覲之年湊充五年再閏之餉亦便計也從此以往但得省直諸臣憂封疆之憂心皇上之心設法措處無輕議借議留竭蹶催科無致日逋日欠庶新餉缺額

兩字不復以塵宵旰之懷而臣部亦得藉手竣事與斯
民休息於輕徭薄賦之天可計日竣矣



石隱園藏稿卷六